

哲学史

67 存在主义导论

惠顿学院的亚瑟·霍姆斯博士

接下来谈谈实用主义的一些难题。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目前在哈弗福德学院任教，他曾在耶鲁大学任教。伯恩斯坦就实用主义撰写了大量文章，并试图将实用主义的理念融入到自己的思考中。为此，他列举了实用主义的五项贡献。

现在，我认为这些都是他自身思想的贡献。你或许不认为它们都是贡献，但至少其中一些是。首先是他对基础主义的否定，你会注意到这个主题反复出现。

它也属于存在主义传统。它拒绝基础主义，即笛卡尔流传下来的那种试图从某些毋庸置疑的基础中逻辑推导出其他一切的传统。第二个贡献是可错论。

可错论认为所有人类判断都可能出错，因此不存在逻辑上绝对无可置疑的确定性。当然，这正是对基础主义的否定之一。但是，接受可错论的实用主义者认为，实用主义方法本身就是一个自我修正的过程，因为积极地实践和试验一个想法（例如假设）显然能够纠正过早的过度自信、教条主义等等。

他列举的第三个贡献是自我的社会属性。也就是说，打破了孤立的、原子式的个体观。鲁滨逊漂流记理论。

并将自我视为复杂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一个环节。这一点在杜威的思想中尤为明显。我认为，在任何受黑格尔影响的运动中，都会出现这种重新阐释“我们是社会性存在，而非孤立个体”这一概念的尝试，这是可以理解的。

18世纪的原子论因其黑格尔式的个体在历史进程中的涌现而被否定。如果愿意，我们可以追溯到黑格尔关于具体普遍性的概念，个体是过去普遍可能性的历史实现。因此，普遍性和特殊性在个体中结合在一起。

记住黑格尔关于普遍性、特殊性和个体性的正题、反题和合题。既然这些普遍的可能性是与社会中其他人的关系，那么个体也就如此存在。正如问题情境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由我们身处的整个关系网络所构成。

生物学关系、心理学、社会学、环境等等。因此，这种概念意义重大。与此相关的第四点是人类生活和人性的偶然性。

不仅生命本身取决于各种因素，而且我作为个体的存在也取决于各种因素，包括遗传和环境因素。根据杜威的进化自然主义，人类的普遍性也取决于其进化

历史，情况亦是如此。伯恩斯坦对实用主义的第五个贡献在于它接受了多元主义。

哲学多元主义、伦理多元主义和宗教多元主义，相信很多人在上周的会议后都对这个词组很熟悉。也就是说，它承认各种不同的观点并存，而从中做出任何逻辑上的确定性选择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对于不同的立场，存在一种相对主义。

除非某种信念得到了经验的验证。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实验验证也不能最终证实某个观点。原因很简单，因为实用主义检验会犯肯定后件的谬误。

你肯定熟悉假言三段论中的这种逻辑：如果你说“如果A则B”，而你却说“是的，B是正确的，因此A是正确的”，那么你就肯定了后件，这在逻辑上是错误的。比如，“如果下雨，我就会淋湿。我淋湿了，所以下雨了。”

完全不可能。有人完全可以用水管喷我。还有很多其他方法会让我浑身湿透。

因此，以这种方式进行的实用主义检验或许可以确定A在传统意义上为真的某种可能性。但当然，它无法提供确定性。然而，实用主义者并不关心确定性，也不关心传统意义上的真。

所以，偶然性必然存在，多元性也必然存在。这说明实用主义是一种后现代主义，一种反现实主义。

当然，它后来的发展方向也的确如此。比如，我上次提到了理查德·罗蒂。我认为，他是当代思想界反实在论的杰出代表。

所以这些东西，伯恩斯坦准备全部接受。我想我准备接受前三点半，或者说四点。

拒绝基础主义、可错论、自我的社会属性、人生的偶然性等等。我对实用主义的困惑，当然源于其哲学上的自然主义，源于其内在的自然主义。

因此，任何事物本身都不具有内在价值。这当然是哲学自然主义不可避免的伴随结果之一。价值的所在，当然很可能在于个人所珍视的事物。

杜威对此毫不含糊。他拒绝谈论什么是有价值的，因为那意味着内在价值。

而且只谈论那些被重视的东西。因此，内在价值的丧失令人担忧。如果根本不存在内在价值的话。

不，收回刚才的话。如果存在内在价值，那么显然只关注相对价值的实用主义是不够的。而且，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也远不止实用主义所能涵盖。

因为事物具有内在价值。但这引出了第二个难题，即实用主义不仅否定内在价值，而且只接受信念或观念的情境价值。因此，每种情境都可能不同。

仿佛生活是由无数个彼此独立的情境构成的。每个情境都与其他情境不同。它本身就是一种原子式的运作。

因此，我认为，它未能看到人类生存中存在的秩序。也就是说，存在着普遍适用的情境类型和普遍适用的欲望类型。

因此，存在着普遍的价值类型。它们在整体的统一性中相互关联。我的不满之处在于，杜威对这种相互关联性的重视程度不够。

这是自然主义的后果之一。但如果存在普遍的问题类型、普遍的人类需求和价值观，那就表明某种目的论贯穿于人类存在和自然之中。这暗示着我们面对的并非孤立的问题，而是一个整体性的情境。

必须关注人生的整体意义，人生的全部意义和目的，而不仅仅是特定情况下人们的愿望。

所以在我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自然主义否认内在价值。但一旦你在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中获得了内在价值，你就拥有了逻各斯结构和目的论。这将使你超越实用主义方法所能达到的程度。

但在此需要结合一些欣赏的观点来谈。我一直很欣赏实用主义的另一点是，它认识到理论与实践之间内在的联系。启蒙思想的倾向是仅仅为了理解而构建理论。

如果碰巧有什么应用，那当然很好。而我认为我从杜威那里学到的一点是，理论探究的天然刺激源泉，或者说天然栖息地，就是生活本身。因此，理论思考的运动是由生活过程中发生的各种事情所激发的。

因此，我们不得不退后一步，试图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这种求知欲持续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理论原因，也是出于实践原因。但实践与理论之间始终存在着反馈循环。

时代的关键问题与理论发展之间的联系，以及理论方向的推动作用和理论对实践的反馈作用。

所以我觉得杜威在这方面很有帮助，他把哲学与生活联系起来。我说这话的时候，看到有人点头表示赞同。

我看到有些人眼睛一亮，布莱恩脸上露出了笑容，等等。有人想说点什么吗？没有？你们是不是太关注第二个话题了？好吧，我们继续讨论那个话题。

所以，接下来的两周，我们将探讨存在主义和现象学。请注意不要将两者混淆。我们最初是在谈到黑格尔时接触到现象学这个术语的。

因此我们应该记住，现象学是一种方法，而非一种立场。它是一种描述性方法，而非哲学理论。然而，这种描述性方法被一些20世纪的存在主义者所借鉴和运用。

所以，我们对存在主义的介绍必须从19世纪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思想根源说起。他们二人的作品都收录在加德纳文集中。而且你们这周也要读他们的作品，对吧？我刚才在想，我有没有要求你们写论文陈述句。

考虑到我接下来要读的书那么多，我刚刚花了八个小时复习另一门课的考试题。现在这周我还要读你的这些书评。我决定，对自己宽容一点也无妨。

虽然我希望你能写出那些论文陈述，但我现在不想给自己施加压力，所以我不会这么做。

但请务必阅读。你会发现它们既有趣又实用。我会在讲解过程中引用它们。

存在主义主要是一种欧洲哲学。我说“主要”，是因为它实际上是一场在20世纪上半叶蓬勃发展的哲学运动。

在很多方面，它现在已经过时了。我倾向于把六十年代的激进主义视为存在主义的终结。你看，如果悲观的存在主义者认为人生毫无意义，没有目的，那么六十年代的人生却充满了太多的意义和目的。

因此，在我看来，在那种情况下，存在主义已经逐渐被淘汰，并且没有恢复。然而，存在主义首先并非一种理论立场、一套理论或一套教条。

它与其说是一种思想流派，不如说是一种关注点，一种关注的焦点。也就是说，它关注的是人类的生存状态。

并非着眼于人性的本质。那样的话，就成了本质主义，而非存在主义。本质主义关注的并非本质。

但就存在而言，就我们所体验到的人类存在问题而言，怀特海和杜威的一些论述就非常贴切。

具体的经验。不是约翰·洛克所说的那种抽象的经验，而是具体的经验。以及自我意识作为观察一切事物的透镜这一观点。

非常贴切。因为这是一种有意识的存在。一种对存在于这个世界中的意识。

这就是存在主义者所关注的：存在本身可能毫无意义或不真实。问题在于，它如何才能真实？如何才能赋予意义？或者说，我们如何赋予它意义？所以，我认为你可以把这种存在主义的关注点理解为一种关于人类存在的哲学。

思考人类存在的意义。人类生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里。在这种世界里，有意识地、内省地生活会是什么感觉？

荒芜之地。——T·S·艾略特。而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的自我意识，才是关键所在。

或许现在这种情况太普遍了，已经不算什么稀奇事了。但你有没有在镜头前感到不自在过？我已经克服了这种感觉，我干脆就忽略它。

但现在，当我跟它说话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但面对死亡，难免会产生自我意识。是啊。

是啊。我记得我们埋葬我岳父的那天。棺材下葬后，我低头看着漆黑的墓穴，心想，下一个就是我了。

我们这一代人。你看。现在，这种自我意识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意识了。

但这是一种充满情感的意识。你看，任何有自我意识的人类存在都离不开情感或焦虑。

或者其他类似的特质。我们现在称之为人类存在的本质特质。因此，在克尔凯郭尔的选集标题中，你会发现诸如恐惧、焦虑和忧郁之类的词语。

你看，因为这些是我们具有自我意识的存在所特有的品质。这意味着，人类并非主要由理性支配的理性动物。

充满美好幻想的世界里。

不，浪漫主义已经消亡了。如果你愿意，存在主义就是变质的浪漫主义。南瓜烂了。

你看，现在，灰姑娘该怎么办呢？这种感觉在科技社会中被进一步强化。我不确定存在主义在工业革命之前是否会出现。

但在工业化技术社会中，存在着诸如非人化、异化之类的问题。是的，这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也是一个主题。

他和克尔凯郭尔是同时代的人。他们看待问题的视角不同，但关注的问题却相同：疏离感。

施加压力，而我们却要有自我意识地存在，这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事实世界，一个没有意义的存在世界，一个没有本质的存在世界。

正如萨特所说。而这一时期的一位德国作家，与其说是存在主义者，不如说是现象学家，马克斯·舍勒，也这样说道：我们是第一代彻底地、完全地成为了自身的问题。

他不再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但同时他也知道自己并不知道。然而，他却又无比渴望知道。

明白了吗？现在，它就处在那种境地。生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里，感到痛苦的自我意识。它就处在那种境地。

存在主义者的方法并非提供理论。你不可能用理论来解决存在焦虑，就像你不可能用锤子洗脸一样。

这是错误的工具。存在主义者并非试图通过诉诸某些普遍的理性准则来反驳对手。不。

他并非试图定义人性的普遍本质，就像亚里士多德或托马斯主义传统那样。当然，他也并非试图客观地超脱于整个事件之外。

你看。不，更确切地说，他是在试图用一种启发性的方式来描述这种困境。是为了描述和阐明这种情况。

我们身处的困境。不妨试着去揭示我们究竟恐惧的是什么。因此，试图描述个体存在的这些本质特征。

问题在于，重点在于个体作为主体，能够有意识地感受自身的存在。你看。

一个充满“我”这个主体特质的内省主体。你看，就连杰里·布朗的“我们人民”也过于客观、缺乏个人色彩。

因为我们没有这种内在性，这种感觉。它是个体的“我”。所以这是一项描述性的任务。我认为，可以说存在主义在其19世纪的萌芽时期受到了影响。

它受到了康德和黑格尔的影响。康德和黑格尔都不是存在主义者。但我认为，如果没有他们，就不会有存在主义，至少不会以我们所知的任何形式存在。

早期思想家的作品中可能也存在存在主义主题。例如奥古斯丁和帕斯卡。

但并非我们所熟知的存在主义。康德的影响？没错，是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你或许还记得，这场革命颠覆了我们原本认为我们是客观、超然的世界观察者，并使我们自身和我们的思想去适应世界的观点。

由此出发，这场革命转向这样一种观点：世界将适应我们，适应我们内在的本质。因此，康德对先验自我、先验本我的强调被揭示出来。这预设于直觉的形式和理解的范畴之中。

你看，这个“自我”会将自身的结构和意义带入世界。这种主题贯穿了存在主义者的思想。

所以，康德的影响在那里。黑格尔的影响也在那里。是的，辩证法的影响。

自我意识展开的辩证法。正题、反题、合题。合题本身又成为新反题的正题。

你看，这就是自我意识的展开。诚然，黑格尔也曾运用这种辩证法，从一种本质过渡到另一种本质，如此往复。这是一种理论上的辩证法。

对克尔凯郭尔来说，这是一种存在主义辩证法。你看，在我们情感的具体化过程中，我们从正题走向反题，最终走向合题。除非，归根结底，就像萨特那样，根本不存在最终的合题。

这就是萨特为何如此悲观的原因。所以，当你下周阅读萨特的《超越自我》时，你会发现，他探讨的是在任何类型的世界中保持自我意识的行为。这不仅仅是创造意义，更是创造自我本身。

所以，你我其实都微不足道。我们仿佛在每一次思考、观看、参与等等行为中，都在重新塑造自己。而这正是一个辩证的过程。

你会发现，康德对正题-反题-合题的描述，是基于直接性、中介性、直接性、中介性，以及下一步——合题（无论它究竟是什么）——这些概念的。直接性、中介性，这些术语是存在主义作家的特征。此外，黑格尔的现象学描述也具有重要意义。

你看，这就是现象学方法。那是黑格尔的方法。所以要记住主仆辩证法。

因为这种自我意识的辩证法将会很普遍。或许还可以从黑格尔那里得到另一个主题，那就是自由的问题。记住，黑格尔说过，历史的总体进程就是自由的绝对化。

完全的自我意识的发展，就是其自由的绝对化。存在主义者摒弃了历史上的任何目的论，却找到了自由的绝对化。你看，这就是个体的自由。

并非黑格尔式的某种绝对存在，而是作为个体而存在。因此，对存在主义者而言，这种运动是从存在走向本质。你明白吗？从存在，不，嗯，如果你把存在理解为“存在”，通过“生成”而来。

你明白了吗？这是另一种存在，大写的“存在”。是本质而非存在。你会发现，例如在海德格尔的著作中，这种单纯的存在被称为“Verhandensein”，即像其他任何物体一样，仅仅存在于眼前。

你看，这里根本没有内在的身份认同。Verhandensein。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称之为Dasein。

此在。就在那里。它就在那里。

仅仅是客体，与存在本身截然不同。没错，这才是关键所在。

术语因人而异，但重点在于发现和创造真实自我的过程中，逐渐展开存在主义的自我意识。好的，以上就是其总体特征。

我想补充一点，即便如此，存在主义也存在不同的流派，其中一些特征比其他特征更为突出。例如，有些存在主义者完全不信教。

还有一些存在主义思想家是信教的。显然，克尔凯郭尔是信教的，而尼采是无宗教信仰的。所以我们的样本就来源于此。

但其他一些宗教人士，比如法国天主教作家加布里埃尔·马塞尔，他对另一位无宗教信仰的哲学家萨特感到极其厌恶，以至于他拒绝称自己为存在主义者，而是创造了“存在哲学”这个词。马塞尔。

或者新教神学家保罗·蒂利希，或者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而对于我们这些无宗教信仰的人来说，有萨特，有海德格尔。

诸如此类。而仅仅是这一区别，往往会引发另一种区别。因为尤其在马塞尔和布伯这样的人身上，你会意识到，意义，或者说伴随存在的意义，存在于关系之中。

是布伯创造了“我-你”（I-thou）这个术语，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推广了这个术语。他认为，基本词汇既不是“我”，也不是“你”，而是“我-你”。而“我”只有在脱离了关系之后才有意义。

但“我们”的体验先于“我”的体验。我认为在幼童身上这一点显而易见。马塞尔的情况也类似。当然，在克尔凯郭尔看来，真正的存在是在与上帝的关系中获得的。

所以，真实性本身并不存在。因此，像萨特这样的人——他倾向于将人际关系视为受虐或施虐的、无宗教信仰的——最终得出“一切都毫无意义”的结论也就不足为奇了。是的，在他的巨著《存在与虚无》中就是如此。

他根本不谈爱情。不，他谈性，但全是关于受虐和施虐。其中没有任何积极的、滋养的关系。

那原因何在呢？嗯，他的现象学开始解释、描述这一点。我认为，最终的解释有两个方面。第一，是传记方面的。

他的自传，一本名为《言语》的书，颇具启发性。但除此之外，萨特思想中还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即他所谓的“夜晚”（l'ansoir）与“虚无”（le pour-soir）之间的辩证关系。“夜晚”仅仅指事物本身。

夜晚本身就是它自身的样子。这是否呼应了康德的观点？物自体，对我而言的事物？这是康德式的语言。关键在于，有自我意识的个体所关注的，是的，世界对我而言是怎样的。

是的。而且一直被这个世界本身的顽固不化所阻碍。你们当中有多少人读过萨特的戏剧《禁闭》？好吧，也许只有六个人吧。

你们其他人，都给我去做！我本来想说的是一群懒汉。去做吧！我的天哪，你们这些年都干了些什么？如果你们能忍受的话，一个小时就能读完。

你看，这是一幅画，画的是三个人，两女一男，在一个没有出口房间里。哦，原来是有扇门开着的。他们只是舍不得离开。

这是一个令人震撼的地狱场景。这是死后的世界。他们生活在过去的阴影下。

于是他们不得不互相忍受。他们试图和好。当其中两人看起来相处得不错时，要么是第三个人从中作梗，要么是其中一人做了什么事彻底破坏了这段关系。

你会看到一幅戏剧性的画面：想要占有对方的人，却被对方否定，而这正是否定本身。你明白吗？直到剧终，你听到那句台词：“他人即地狱。”好了，我们继续。

戏终。没有合一的对立。《安索瓦尔》的对立面 没有合成的《L'Apursoir》。

这与马塞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正在创作一部名为《上帝之人》的戏剧，其中也涉及三人关系。剧中是一位法国新教牧师，他与妻子的关系并不融洽，女儿也即将离家出走。明白了吗？正当危机似乎即将爆发之际，一阵敲门声传来，一位教区居民抱着婴儿走了进来，急切地想要得到牧师的帮助。

所以他照顾那位教友。然后当他回到其他人身边时，他说，他们都说，唉，现在我们得为了这样的人而活了。我刚才说的是，马塞尔这是在否定圣人。

我认为《上帝之子》是对《禁闭》的有意反驳。与《逃出绝命镇》中拉普索尔追求自我不同，《上帝之子》强调的是自我奉献，而自我奉献才是建立有意义关系的基础。因此，这两组人物形成了有趣的对比。

好的。我们来谈谈克尔凯郭尔吧。哦，顺便提一下，这群信教的人中有一位是俄罗斯东正教徒，名叫尼古拉斯·巴贾耶夫。

所以，其中融合了多种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好的。克尔凯郭尔是19世纪中期的丹麦思想家，他在黑格尔时代于德国接受教育。

我认为，克尔凯郭尔思想的核心主题——某种程度上也奠定了后来存在主义的基调——是“成为人”这一主题。对克尔凯郭尔而言，这便是成为基督徒。但这当然引出了一个问题：在这样的世界里，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克尔凯郭尔批判了启蒙运动对人的定义以及浪漫主义对事物的定义都存在不足之处。

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 两者都不足以解释一切。我们并非理性动物；我们并非主要与外在事物相关。我们并非充满创造力，但这也很棒。

不，那些都是死气沉沉的虚假乐观。相反，他谈到了成为基督徒的两条道路。而这一点在他的著作《一篇非科学的总结性后记》中得到了最系统的阐述。

书名里略带他惯用的讽刺意味。全书约400页，算不上什么后记。说它不科学，也算是客气的说法。

你知道，存在主义者究竟会从18、19世纪的科学中汲取什么？又能从中获得什么启示呢？等等。但他所说的成为基督徒的两条途径，分别是客观途径和主观途径。

你看？现在客观的道路就是自然神学的道路，或者说是历史证据的道路。而他对此的抱怨是，它五花八门。

一是理性者的优柔寡断。因为你知道论证和证据的本质。总会有反驳的论点。

所以你总是要回应反驳论点。然后又会出现针对反驳论点的论点，你又要回应这个针对反驳论点的反驳论点。然后又会出现另一个反驳论点，你又要反驳这个反驳论点的反驳论点。

诸如此类，没完没了。总有其他事情要做。这让我想起我的一位朋友，他在五十年代曾打算写一本关于某个主题的小册子。

他一直说，还有另一篇文章要发表，刊登在另一份期刊上，我还没看过。所以他就把这件事推迟到那篇文章发表的时候。现在已经是92岁了。

他已经退休了，而且那本书也从未写出来，你知道吗？是啊。嗯，克尔凯郭尔也看到了这一点，你知道吗？

这就是日耳曼学者，尤其是19世纪德国学者的倾向。你还记得那套三卷本的德文版《大象》导论吗？所以，这种客观的路径其实是行不通的，永远没有尽头。

克尔凯郭尔说，这是因为，第一，它缺乏任何绝对的出发点，没有直接参照笛卡尔。第二，因为它的逻辑能够处理普遍概念，但无法处理个体存在。记住，演绎逻辑必须……如果三段论的前提之间要存在任何逻辑联系，那么其中至少要有有一个普遍分布的术语。

所以，传统逻辑并非针对个体、针对独特的个体、针对独特的情境的逻辑。此外，客观的道路会让我们失去激情。哦，是的，冷静、沉着、开明的理性，你知道，会让我们失去激情，而唯有激情才能激发信仰、爱与希望。

例如，在第297页，你会发现克尔凯郭尔的一段话，他指出逻辑系统是可能的。当然，很多逻辑系统都是可能的。很多逻辑系统都是可能的，比如斯宾诺莎、莱布尼茨、黑格尔、笛卡尔的逻辑系统。

逻辑体系是可能的，但存在主义体系是不可能的，因为其普遍真理无法捕捉到个体存在的那条滑溜溜的鳗鱼。另一方面，主观之路则截然不同，因为主观之路，即内在性，会热情地回应基督里与我们相遇的上帝。也就是说，客观之路

会说，我无法证明上帝的存在，或者我无法证明道成肉身，或者客观之路会说，永恒的存在存在于时间之中，这似乎存在某种悖论。

怎么可能呢？你会明白的。主观的道路只会以满腔的信仰和感恩的爱来回应。你会明白的。

这就是成为基督徒的意义所在。现在，请注意这些用词。他在某些地方把真理描述为主观的。

不过，要注意这一点。他的意思并非仅仅指这种主观性只存在于你的想象中，并非指流行文化中对主观性的运用。他的意思并非指它是相对的。

因为他用“客观”和“主观”这两个词来描述人与上帝或真理的关系。你会明白的。更具体地说，他用“客观”来描述你理性地、超脱地看待真理，以此衡量你离真理还有多远，等等。

他用“主观”这个词来谈论一种关系，不是与真理的关系，而是与上帝本身的关系。这里关注的是个人关系，而这里关注的是自然神学的逻辑。明白区别了吗？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把加德纳的理论带在身边？童子军格言：时刻准备着。

好的，我得读给你听。我从第302页开始读。你可以自己再读一遍，以便更好地理解。

302. 当以客观的方式提出真理问题时，反思便客观地指向真理本身，将其视为认知者所关联的对象。反思的重点在于：真理是否就是真理？

如果主体所关联的对象仅仅是真理，那么主体就被认为处于真理之中。但是，当真理问题被主观提出时，反思也随之主观地指向真理，也就是说，我们以自身存在的内在全部，指向个体关系的本质。如果这种关系的模式仅仅是真理，那么即使个体恰好与非真理相关联，他仍然处于真理之中。

换句话说，你可能会误解某些事情，犯错。但主观因素仍然可能存在。所以他接着谈到了客观路径和主观路径。

并指出客观语气强调所说的话，主观语气强调所说的话的方式。现在想想你可以用哪种方式背诵《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由童贞女马利亚所生，等等。现在，客观陈述说：“我相信所有这些命题都是真的。”主观陈述说：“主啊，我信。”

我发自内心地相信。所以他把真理定义为一种主观的、客观的不确定性。当然，你还没有完全从逻辑上证明这一点。

它与基础主义相悖。客观的不确定性被牢牢地维系在对最强烈内在情感的占有过程中。这便是现存个体所能达到的最高真理。

他的话语仿佛是福音书中那位说“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的人所说的话。也就是说，我没有逻辑上的确信，这是一回事。但我发自内心地相信。

现在，克尔凯郭尔的其他大部分作品都是对这一点的反思。这种充满激情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我们该如何从现象学的角度来描述它？这就是我们下次要探讨的内容。它涉及到信仰、爱、忧郁、恐惧、死亡带来的痛苦等等概念。

所以我们会在周三去那里取货。